



插了梅花便过年

陈嘉瑞

又临一年“岁朝”时。
正月初一，今人称“春节”，古人称“元日”“元旦”，为岁之朝。《汉书·礼书》载：“岁之朝曰三朝。”唐颜师古注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这一天是一年新景象的开始。过去，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这一天都会置办天竹、水仙、梅花等，或插于古瓶中，或摆于几案上，为冬日增添春意，图个喜庆吉利，表达人们迎春接福、寄托对来年美好愿望的心意，称之为“岁朝清供”。
“清供”又称清玩，起源于插花。最早清供指的是香花蔬果，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包括金石、书画、古器、盆景在内的一切可供案头赏玩的文物雅品。而以“清供”入画的画作，便称为“岁朝清供图”。它蕴含丰富、寓意深邃、雅俗共赏，为节日平添祥和喜庆的气氛。
清中后期，“岁朝清供图”在书画领域十分盛行。画家们以清供之品入画，兼工带写，并题诗相配，使之成为图文并茂的画人画。这一风气在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中尤为兴盛，许多画家都创作过“岁朝图”，有代表性的如李颀、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其中，任伯年的天竹、齐白石的万年青都堪称佳作。“岁朝图”中，多福多寿的佛手，多子多孙的石榴，年年有余的鲤鱼、莲藕，喜上眉梢的梅花、喜鹊，平安如意的花瓶、如意等，都是画家

笔下常见的吉物。
清时吴县画家沈俊，擅画花卉翎毛，设色雅静，风韵不凡。他的《岁朝清供图》画的是柏结子、梅破蕊，茶瓶清供，晓窗迎新。画外自题诗曰：“柏子香中霁日妍，一瓶清供晓窗前。玉梅破蕊先含笑，春色今年胜旧年。”极富祈福纳祥之意。
郑板桥一年岁尾过市，偶见元人李萌的一幅《岁朝图》，内心暗喜。虽“几近破烂不堪”，但他慧眼识珠，果断买下，重新装裱后悬挂于书斋，作为岁朝清赏，聊以自娱。同时赋七言一首以抒其意：“一瓶一瓶又一瓶，岁朝图画笔如生。莫将片纸嫌残缺，三百年来爱古情。”独到的眼光，识得三百年珍宝，于鉴古的同时迎新，也是别有情趣。
清乾隆年间进士黄钺，幼年孤贫，后经一番仕途拼搏，官至尚书。黄钺工诗善画，尤擅画梅。一年除夕夜与妻儿女及三十年前塾居古桑书屋时，作《岁朝图》并题一绝抒怀：“佳果名花伴岁寒，尊前无复旧时酸。须知一饭皆君赐，画与山妻稚子看。”以示“幼子童孙俾免之，无忘寒士家风也。”官居高位，仍能抚今追昔，勉励妻儿保持风节，实属难能可贵。
近代画家赵云壑的《岁朝清供图》中，但见炭盆熊

熊，红烛高照，梅花含笑，茶正初沸，牡丹呈艳，水仙展姿，一派富贵吉祥之气。画旁题诗遣兴：“百事安排度年华，静瓶插了老梅花。满堂富贵多欢喜，阳羨砂壶饮清茶。”现代画家郑师玄的“岁朝图”画了牡丹梅花同置一瓶，题诗曰：“斗室春生气自温，唐花瓶配水仙盆。莫将看作寻常物，元日都从吉日论。”可谓道尽了清供画的本意。
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几乎每年都画“岁朝清供图”，作为新年伊始的首幅作品。他的“岁朝图”题材多变，最大特点是很少取材牡丹。其《缶庐别存》中有一段记述：“乙丑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凡岁朝图多画牡丹，以富贵名也。予穷居海上，一官如风，富贵花必不相称，故写梅取有出世姿，写菊取有傲霜骨，读书短檠，我家长物也，此是在庐中冷淡生活。”此话写于1889年。而他1915年的“岁朝清供图”中，仍不见牡丹形象。其时吴氏生活已大有改善，却依然不画牡丹，更显其富贵不移初志的高雅人格与画品。
汪曾祺说他曾见过一幅古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几案上。题款道：“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可说是“岁朝清供”的正宗了。

春呢，在哪里呀？
其实大寒一过就是春天了，二十四节气，大寒是尾，立春是头。
大寒时节，梅花正开。小时候背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就去看梅花，一小朵一小朵的，挂满枝头，小孩子玩心重，不会慢下脚步来，静心嗅那梅花的香气。

看过梅花，又见迎春花枝条繁复，一朵朵花苞，金黄金黄的，星星点点。
梅花辞旧，迎春纳新，在梅花开、迎春发的中间，春来了。
年三十，女主人年夜饭已经忙了好几天了，今天是要端上桌的时候，冷热荤素，烹炸蒸煮，在心里反复斟酌；男主人贴春联、挂灯笼、祭祖，庄重的表情，喜庆的表情的；老家里里外外，这看看，那说说，准备着压岁钱；小孩子在屋里屋外，来回穿梭，一边被大人责怪，一边迫不及待地放着炮仗。
辛苦一年，春联贴好的时候，灯笼挂上的时候，年夜饭端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春来了。
正月走亲戚，十五闹元宵。正月十六，孩子们开学了，心思还沉浸在年味里没回过神来，一路左顾右盼，脚步却已心不在焉地挪向了学校。进了校门，一下子热闹起来、精神起来、沸腾起来、铃声叮当，书声琅琅。孩子们开学的时候，春来了。
还有更早的，三天过完年，收拾行装，告别家人，出门做事。把过年的温暖，把家人的不舍，把生活的不易，都装进行囊。出门的那一刻，春在心里。

在你整饬农具的时候，在你开门营业的时候，在你上班加班的时候，在你发动马达的时候，在你手脚动起来的时候，春在心里。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鸟儿已经飞过；阳光没有刺穿云层，冰雪已经融化；棉袄还没有脱下，人已经在奔跑，春在心里。
不要刻意去寻找春天。后山雪未化，前山芽已发。
不要刻意去寻找春天。不一定“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才是春，不一定“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才是春，不一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才是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就已经是春天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就已经是春天了，“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就已经是春天了。
不要刻意去寻找春天。春天，是冰裂的细缝，是草萌的幼根，是枝头的蓓蕾，是北归的羽翼，是脸上的笑意，是驿动的心绪。
春呢，在你心里啊！心念一动，春意即到。

春意
危才军

抄春联

魏青锋

记得三年级的寒假，新来教语文的张老师，没像往年一样让我们背课文、十遍二十遍地抄生字，她布置了特别的寒假作业：走门串户，抄写至少一百副对联。
当时我们都有点懵，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张老师望着我们眼里的惊奇，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下：“至少抄写一副对联”，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待张老师走出教室，瞬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我回到家，迫不及待地缠住准备磨豆腐的母亲。她家隔壁的三爷爷，年年都从县城批发年画、对联，到附近的集市上摆摊售卖。母亲利用泡黄豆的间隙蹬上自行车，载我去了邻乡的姥姥家。果然，三爷爷还在摆摊，听说我要抄写对联，他热情地从刚进的年货里，翻出一叠新对联来。
三爷爷和姥姥拉着家常，我安静地坐在一旁，摊开小本子，一联一联地认真抄写。抄到“春回大地百花艳，家庭和睦福满门”时，那个“睦”字让我犯了难，只得去问三爷爷。他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这是‘睦邻友好’的‘睦’，意思是关系好。”另有几副是繁体字，三爷爷也耐心教我认，我照着原样抄下，并在旁边注上简体或拼音。还有几副对联字迹龙飞凤舞，像是草书，三爷爷也认不全，只得作罢。那天，我抄录了三十一副对联，走时心里美滋滋的。

除夕夜，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新对联，红得夺目，喜庆极了。吃完年夜饭，我揣着小本子和字典出了门。邻家对联是“鸿运当头迎春到，财源滚滚乐无边。横批：福运亨通”。“亨”字我没学过，只好在红灯笼朦胧的光下翻字典，好一会儿才找到拼音和意思。
正低头标注时，一群提灯笼的玩伴跑过来：“峰子，我们一块放炮去！”我的心像被小猫挠了一下，痒痒的，可想到未完成的作业，还是摇摇头：“我在抄对联呢！这是寒假作业。”伙伴们惊奇地凑过来，瞧见我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便失望地散开了。
村里有一户贴的是黄对联，在一片红彤彤的对联中格外扎眼。我犹豫片刻，还是掏出小本子准备抄。突然一阵风吹过，灯笼里的烛光摇曳，对联上的字迹模糊不清。我下意识地凑近门边，想瞧个仔细。院子里猛地传来一声怒喝：“你干啥呢！”
我吓得后退两步，抬头一看，一位阿姨正瞪着我。我结结巴巴地解释：“我，我抄，抄写对联……”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小军的爷爷闻声走出来，笑着对阿姨说：“这是你成哥的小儿子，你出嫁那年，还没他呢！”他蹲下身，掏出两角钱递给我：“是叫峰子吧？拿着，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告诉爷爷，你干啥呢？”

我松了口气，鼓起勇气说：“爷爷，我在抄对联，张老师给我们布置的寒假作业，每人要抄一百副对联。”
“哦，这个作业好，光线太暗，爷爷给你念，你来写！”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念道：“半世勤劳传家风，一生俭朴留典范，横批：流芳百世。”遇到不会写的“典”字，爷爷拿过本子，一笔一画地教我。他那认真的模样，至今仍刻在我脑海里。
大年初三，去姑姑家拜年。抄完她家的对联，我又跑进村子，挨家挨户地抄。姑父看我认真的劲头，对父亲夸道：“你这老么，得好好供他念书，往后准有出息！”听了这话，我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抄得更起劲了。
回家途中，经过村里的砖瓦厂，看见大门上也贴着一副对联。我跑过去，刚翻开小本子，门里突然蹿出一条大狼狗，隔着铁栏杆狂吠，吓得我转身就跑，连对联都没敢抄完。
转眼多年过去了，后来每次回老家过年，我还是常想起那个抄写对联的寒假。那一笔一画的抄写过程，仿佛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大门，在横平竖直的抄写间，我不仅认得了很多生字，也见识到了汉字的千姿百态，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它像一颗种子，在大家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让我们对文字、对文化的热爱，随着岁月愈发深沉。

马年说马

周平松

我一直喜欢马。家乡紫阳山高水深，溪河密布。从前茶叶贸易繁荣，马帮络绎不绝；如今寻常乡间，勉强还能见到的景象，是“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傍晚时分，山民们踏着浓浓暮色，赶着牛羊回家。
我曾认识一位猎人，常骑一匹弩马打野兔。他过惯了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的生活。每至傍晚或清晨，打猎归来，马铃铛一路脆响，马鞍边挂着七八只肥兔，气概威武。那时他已年过七十，头发花白，可一谈起马，眼神依然锐利。
我一直渴望去草原走走，梦想骑一匹快马，纵横驰骋。直到读到李贺的《马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那郁郁不平之气横塞满纸，才恍然：马的身上，原来寄托着人那么多心事。
马是俊美的动物，古代英雄似乎总离不开名马。项羽兵败垓下，最放不下的便是虞姬与乌骓马；三国时“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人马并称，相得益彰——后来赤兔归于关云长，与青龙偃月刀一道，成了关公的标识。韩愈在《马说》中抛出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究竟是先有伯乐，还是先有千里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以马喻人，道出古今才士常被埋没的宿命。就连名满天下的王勃，也曾发出“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喟叹。
《战国策》里有一则故事：一匹老马拖着沉重的盐车，在冰雪中艰难前行，幸遇伯乐。伯乐看出它是千里马，不禁痛惜落泪。老马得遇知音，仰天长鸣，声彻云霄。这场景，恰如东汉王粲在《登楼赋》中所寄望的：“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渴望在清平之世，得一展所长。所以，若逢伯乐，若遇良时，自当奋蹄驰骋，不负平生志。
多年后，我读到周涛的《巩乃斯的马》。他以雄健笔墨，浓彩重染巩乃斯河边马群转场时万马奔腾的场面，读后久久难忘：“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上奏出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缠住漫天雨网，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几分钟后，马群消失，暴雨停歇，你再看不见。”
文末，他引李贺另一首《马诗》作结：“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便是那不屈的龙马精神。
光阴流转，今年又逢马年。马年说马，亦图个吉祥。

炊烟裹着年味儿

杜韦慰

家是不变的轴心
嵌着老屋的青瓦
年是牵魂的线
缝着母亲的针脚
时光轻转，思念缠成细细的丝
绕着线轴缠了又缠
母亲的声音带着灶火的暖意
“要过年啦，孩儿归期可定？”
我一路狂奔，心早已越过高山
仍闻炊烟裹着年味儿
是新年最滚烫的团圆

过年

周益慧

需要一种仪式
致敬走过的岁月
贴春联、挂灯笼、燃爆竹
噼里啪啦炸开一串串火花
赏给孩子压岁钱
守着最后一个时辰的钟点
饺子、年糕吃起来
举起团圆的酒杯
祝福的话语
比任何时候都要光彩照人
炉火正旺，放大的幸福
把每一个小我都照亮

安康的年味

王庭德

安康的年味，是从腊月初八那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开始的。
那天清晨，厨房里便飘满了粥的香甜，大米、红豆、绿豆、薏仁、红枣、桂圆在锅中微微翻滚。这不仅是一碗粥，更是农耕文化对丰收的感恩。在过去，腊八意味着年关临近，人们开始盘点一年的收成，而这碗热粥，便是对大自然馈赠的最好回应。
腊月，杀年猪是乡村里的热闹事，主人家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共享猪肉。新鲜的猪肉有一部分用来腌制腊肉、香肠，很快，家家户户的火塘上方，会挂上一串串红亮的香肠和腊肉。
年末岁尾之际，要把家里家外好好收拾一番，腊月二十三是打扬尘的日子。记忆中，每年腊月中旬，村里的家家户户都会砍一棵竹子，保留一些枝条带回家，放在后院，等到腊月二十三，就开始“打扬尘”。
人们先把屋子的墙面、楼板和角落落都扫一扫，再到后院，从厨房到厕所，从猪圈到鸡笼都扫一圈。一些人平常去的角落，比如鸡笼的背后，或是堆煤的屋角，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网，被扫出来的蜘蛛迅速地跑

到门缝里躲着。
除夕是一年的高光时刻。一家人围坐吃团圆饭，桌上菜肴丰盛，各有寓意：鱼是“年年有余”，饺子象征“团圆”。在安康的乡村，年夜饭常在堂屋吃，满屋灯火通明。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孩子们捏着红包跑来跑去，欢声笑语充盈着家的每个角落。
大年初一，人们早早起床，穿上新衣出门拜年。一些地方还有舞龙舞狮的表演：灵动的长龙在街巷中穿梭，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狮子时而威风腾跃，时而憨态嬉戏。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欢呼声与锣鼓声汇成一片。
随着时代发展，安康的年味也在悄然变化。城里，一些传统习俗逐渐简化，新的年味元素不断涌现，文化展览、灯光秀等为春节添彩。不少社区还会组织汉调二黄演出，演员身着华服，在台上呀呀唱着高调。那婉转的唱腔、精致的装扮和独特的演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观众。
安康的年，丰富而多元。它既是传统习俗的绵延，又如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人们紧紧系在一起。



浅染春前一幽香 王远峰 作